賊情彙纂

賊情彙纂卷六

偽禮制

自古叛逆起於汙賤必多所更張以自衒然從未有滅古荒今背棄倫常一味怪誕妄冀脅此安居良善之民為彼困苦凶頑之黨者而洪秀全楊秀清等雖極狡獪亦知威力可刦一時而不可強人以必服特

持其私智假託鬼神以愚同類立偽制偽律以矜己能故於干支六書時憲語言服飾無不任意揑造現踞江甯僭營宮室盛陳儀衛恣情快意似亦知來日無多乘時自娛以俟一朝之俘戮耳所置偽簿書左右史等官專主章奏倡立科條裒然成帙其已梓刻之太平禮制一冊僅載稱呼毫

無别義餘皆偽奏章中採輯暨難民所述錯綜勘訂編偽禮制為一門分偽宮室以下為八則一言一動纖細無遺庶犀照當前魑魅亦無遁影矣

偽宮室

偽印

偽時憲

僞朝儀

僞服飾

僞儀衛輿馬

僞稱呼

飲食

僞宮室

逆首洪秀全楊秀清等皆潯梧山僻凶徒賊隸所居無非蓽門土竇所著則短褐草屨日坐卧於蠻烟瘴雨之中烏覩大廈廣居之盛叛逆以來屢爲我兵所窅窮蹙奔竄數瀕於死每詭秘深藏甚至一夜之中三移其居即如秀全所居之匭謂之天朝亦屬虛設其實不知避匿何處

雖被擄經年之人亦不能指實逆首所在蓋初未嘗占踞城池懼我兵襲而擒之也迨陷武昌省城後始盛飾偽宮僭越非分及踞江甯見宮室之富器用之美益侈然自得癸丑四月偽天王洪秀全改兩江總督署為偽天朝宮殿毀行宮及寺觀取其磚石木植自督署直至西華門一帶所壞官廨民居不可勝記以廣基址日驅

男婦萬人併力興築半載方成窮極壯麗以金陵文弱之人逼令挑磚運土稍不遂意則鞭捶立下婦孺慘遭淩虐亘古罕聞茹苦含冤天地慘變是以工甫成即毀於火詎虺蝎之心冥頑不靈四年正月復興土木於原址重建偽宮曰宮禁城周圍十餘里墻高數丈內外兩重外曰太陽城內曰金龍城殿曰金龍殿苑曰後林苑

雕琢精巧金碧輝煌如大蘭若狀惟外面純用
黃色塗飾向南開門曰天朝門門扇以黃緞裱
糊繪雙龍雙鳳金漚獸環五色繽紛侈麗無匹
其宮殿堂廡下及廂簃庖湢無不如是且以黃
綢十餘丈掛諸門外硃書大字字徑五尺其文
曰大小眾臣工到此止行蹤有詔方准進否則
雪雲中賊中呼刀曰雲中雪忽作歇後隱語言

外必殺也門之兩傍設東西朝房二所內外各三層亦皆寬敞高廣門外用紅黃綢緞紮成彩棚風雨任其淋漓月餘即更換一次門前丈餘開河一道寬深二丈謂之御溝上橫三橋以通往來過橋一里砌大照壁高數丈寬十餘丈照壁適中搭造高臺名曰天臺為洪逆十二月初十生日登臺謝天之所臺傍數丈外建木牌樓

二左書天子萬年右書太平一統牌樓外有下馬牌東西各一此洪逆偽宮之大概也偽東王楊逆至江寗初據藩署因有金甲神到處呵叱不獲安居三日後移至內城將軍署又以逼近東門懼城外礮子飛入復移於旱西門黃泥岡改前山東鹽運使何其興住宅為偽府盡毀附近民居闢開拓地基以竊奪之物料威脅之

人力何所顧惜窮極工巧騁心悅目以耀同儔百姓震驚以為尊嚴無比雖遜於洪逆偽宮然已迴環數里垣高數仞矣更以碎磁鋒密佈墻頂擁以油灰防人攀越以謀已大門亦糊黃緞並用銅環彩畫則止一龍一鳳彩棚仍以紅黃綢縐為之東西設偽官廳各一東曰承宣廳西曰恭護廳並有東殿尚書掛號所此楊逆偽府

之規模也其偽西王蕭朝貴偽南王馮雲山久經殄滅今仍列其偽街逆屬亦有偽府奢侈暴殄大畧相同偽北王韋昌輝初至江甯據富室李姓家嗣移中正街前湖北巡撫伍長華新宅偽翼王石達開先據故明張侯第嗣據上江考棚偽燕王秦日綱據中正街昇平橋前湖北宜昌府程家督宅除洪逆外所居皆謂之偽府偽

西王府門畫一龍一鳳與東王同他如南北翼及燕豫五偽王則畫一龍一虎國伯國宗及各偽侯亦畫龍虎而所據之第則又謂之衙丞相畫象檢點指揮至總制俱畫鹿監軍下至兩司馬則畫豹但監軍軍帥畫豹踏雲師帥至兩司馬雖亦畫豹則踏山岡丞相至軍帥公堂畫龍師帥至兩司馬公堂一概畫虎其偽侯丞相以

下分據文武衙署並縉紳富室房屋殆盡無不大張旗鼓粘帖偽銜互相誇勝而窮奢極欲惟洪楊兩逆首為最餘皆不逮矣改妙相菴為偽天朝花園改惜陰書舍為偽東王別業獨古林菴隨園楊秀清周覽以為朽壞棄之不用凡宮殿服飾等差必由楊逆奏取偽旨方興工製造初賊陷雄郡省會必以官廨巨第據為偽府如

洪逆所居則用立匾黃紙硃字大書曰天朝門楊逆曰東王府丞相以下別用黃紙封條曰天官正丞相某姓館下至兩司馬皆然偽王府必用黃紙糊門上畫龍鳳幃幔桌圍皆用黃綢繡龍鳳後至江寗則以黃緞糊門蓋地方齊苦購買不出雖幃幔亦用黃紙總之賊暴棄天物有則儘用無亦遷就為綢為紙不同然尚用黃色

則一也若偽王侯對聯皆黃綾或黃紙朱書偽檢點以下則黃紙墨字語皆狂悖其對句另詳賊文書條內

註 逆首至襲而捻也一節李家方靖說吉瑲隆供江寧情形皆程奉璜說與衆說互證悉同

僞印

賊眾皆鄉愚市儈多不識字安知篆文故所刻僞印皆宋字正書四面刻陽文雲龍邊留正中一行另鐫一線邊刻僞官銜於其中並無印信關防字樣僞王皆金印僞天王印八寸見方四面雲龍中空一行刻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九字左首角上鐫一金字右首角上鐫一璽字並

改壐作璽左首邊上刻奉天誅妖四字右首邊上刻斬邪留正四字然非緊要詔旨不用此印另有三寸六分見方一印四面龍文中刻旨准二字凡批答偽奏章及各偽書皆鈐之偽東王偽西王印長六寸六分濶三寸三分亦雲龍邊如楊秀清印中一行刻太平天國四字下忽雙行以勸慰師聖神風禾乃師爲一行贖病主左

輔正軍師東王為一行下接楊秀清三字居中
蕭逆印偽銜亦雙行並列偽南王偽北王印字
則單行居中偽燕王豫王印偽侯印字皆單行
然必繫以姓名如太平天國燕王秦日綱太平
天國真忠報國佐天侯陳承瑢之類偽東王至
偽燕王印長各遞減二分潤遞減一分偽侯印
長減四分潤減二分偽王侯印凡筆畫粗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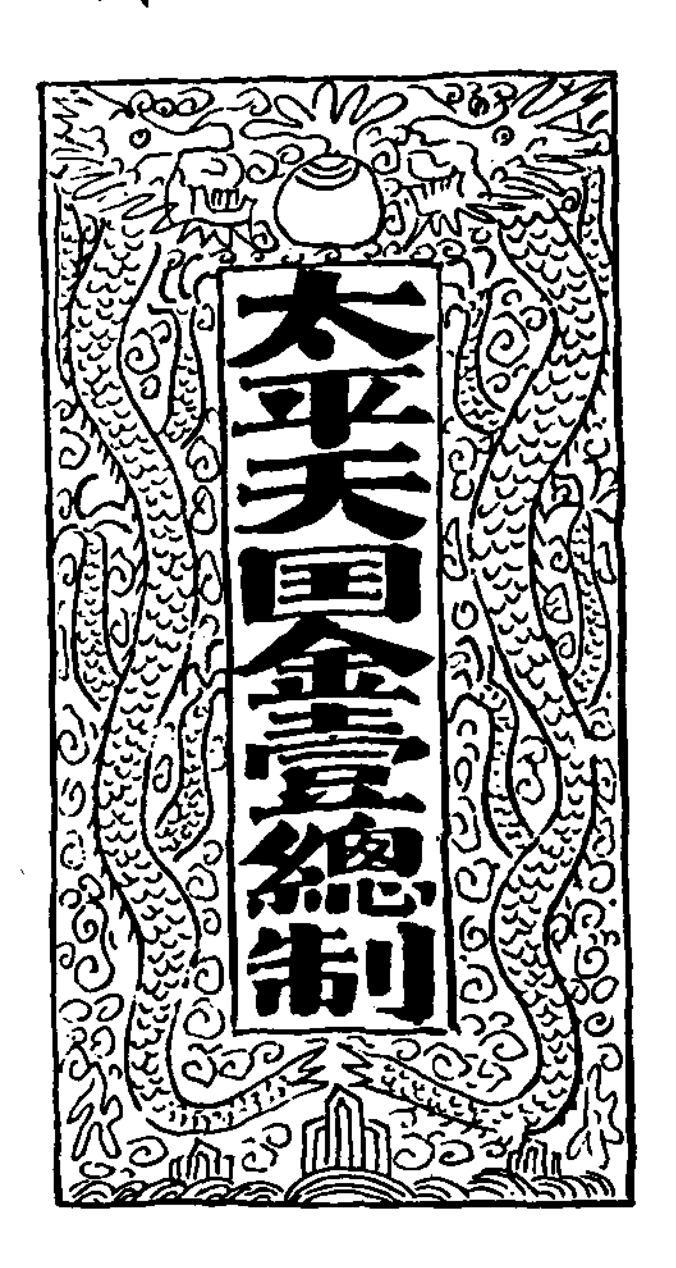
處皆中空如飛白體偽侯偽天官正丞相銀印
以下皆木印偽丞相印長五寸濶二寸五分以
次至兩司馬每降一等減長二分半其濶皆對
折如偽指揮印長四寸五分濶二寸二分半是
也凡金銀印其質皆極薄金印則金匣金匙鑰
銀印則銀匣銀匙鑰自丞相至兩司馬印中一
行但刻偽銜不繫姓名偽銜甚多各舉一以概

其餘如僞丞相則刻太平天國天官正丞相各僞銜皆首綴太平天國四字并改國爲国凡僞印皆同後不複叙僞檢點則刻殿左殿右幾檢點指揮刻殿左殿右幾指揮將軍則刻炎一正將軍總制則刻金一總制監軍則刻木正木一甲一監軍軍帥則刻中一軍軍帥師帥則刻中一軍中營師帥旅帥則刻前一軍前營前旅帥

卒長則刻前一軍前營前前一卒長兩司馬則刻前一軍前營前前一東兩司馬其餘雜職及各典官職同何官印之長濶即同何官偽典官極多已詳偽官制門内如某軍正典聖糧某軍副典硝之類各偽印皆刻偽銜別無暗記偽官卑者多有正副正副亦皆有印偽天王印龍鳳雙鈕偽王印龍紐偽侯印象紐偽丞相麟紐皆

有人見過丞相以下亦分獅豹熊虎諸紐為等差曾見偽奏章議定然各木印至今并未刻紐并無直紐偽國宗提督軍務印僅用銀包而已賊中制度標新立異朝更夕改繁冗太甚故羣下亦不甚遵溯立偽印之初皆江湖星卜者流為之創置其式如神牌如羽士疏文標簽醜俗已極尤不值一笑也

僞印圖



偽印長濶寸分

偽天王印見方八寸

又旨准印見方三寸六分

東西王印長六寸六分濶三寸三分

南北王印長六寸四分濶三寸二分

翼王印長六寸二分濶三寸一分

燕豫王印長六寸濶三寸

侯印長五寸六分濶二寸八分

丞相印長五寸濶二寸五分

國宗提督軍務印寸分如之然不常置

檢點印長四寸七分半濶二寸三分七厘半

指揮印長四寸五分濶二寸二分半

將軍印長四寸二分半濶二寸一分二厘半

總制印長四寸濶二寸

監軍印長三寸七分半濶一寸八分七厘半

軍帥印長三寸五分濶一寸七分半

師帥印長三寸二分半濶一寸六分二厘半

旅帥印長三寸濶一寸五分

卒長印長二寸七分半濶一寸三分七厘半

兩司馬印長二寸五分濶一寸二分半

偽王妃印長二寸濶一寸 另繪式於偽文告門

同職官鄉官印之長濶同正職

註 偽印式及寸分等考自偽文告餘俱程奉璜說與賊情集要所載眾說同

僞時憲

行夏之時聖人之訓夫寒暑往來日月盈虧剝
食及七政四餘周天行度以人測天不容毫黍
之謬嗚呼歷法尚矣前明每患推步訛誤故延
西洋人入欽天監教習我
朝治隆萬古
仁廟天亶聰明

御制数理精蘊一書集時憲之大成永為萬世萬國之法雖西域回疆南徼嬰長無不恭奉正朔蠢爾狂寇竟至更張時憲此尤赤眉黃巾所不為黃巢闖獻所不敢也測其初心亦不過欲錯亂月日以惑我軍如我探知該逆傳令於何日圍攻何處預為防堵其實彼中日期不同或先或後即此可以誤我耳逮逆氛日熾遂恬不為怪居

然定偽時憲書頒行賊境其偽書之式已著於左以三百六十六日為一歲單月三十一日雙月三十日以立春等六節氣定為十六日餘俱十五日因無閏月其意欲分兩次閏餘之六十日匀散於五年之内殊不知推移伸縮已於現行時憲錯亂至十餘日其寒暑不驗可知尤可異者我之初五日即賊中十五日試思初五月

尚未弦次能圓滿賊教動以尊天為名如是行為直欲強天道而就其偽法逆天瀆天罪大惡極豈區區禮拜諷誦所能逭乎是賊之悖為亘古所無而賊之愚亦亘古所未見也又如大撓作甲子亦萬世不易之制賊妄改干支以丑為好以卯為榮以亥為開復改鬼宿為魁宿此則賊中忌諱變易文字甚多別無用意另詳偽文

粲門内

偽時憲書式

太平天国

前導副軍師南王馮
禾乃師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楊
又弼又正軍師西王蕭
後護又副軍師北王韋
暨左軍主將翼王石

伏奏我

主我凡天王萬歲萬歲萬萬歲爲治歷定時

事當今

天父上主皇上帝開大恩差我

主降凡為

太平真主是

太平天日平匀圓滿無一些虧缺也故臣等

造歷以三百六十六日為一年單月三十

一日雙月三十日立春菁明芒種立秋寒

露大雪俱十六日餘俱十五日我

天朝天国永遠江山萬萬年無有窮盡乃是
天父上主皇上帝差遣我
主降凡旨意也其餘從前歷書一切邪説歪
例皆是妖魔詭計迷陷世人臣等盡行删
除蓋年月日時皆是
天父排定年年是吉是良月月是吉是良日日
時時亦總是吉是良何有好歹何用揀擇

凡大衆皆是真心虔敬

天父上主皇上帝有天看顧隨時行事皆大吉

大昌也今臣等造歷既成謹獻我

主萬歲萬歲萬萬歲作主頒行

御批 准

奉

旨造甲寅四年新歷頒行天下

正月建　丙寅參宿

初一戊申虛　　立春禮拜

初二己酉危

初三庚戌室

初四辛開壁

初五壬子奎

初六癸好婁

初七甲寅胃

初八乙𤇾昴　　禮拜

初九丙辰畢

初十丁巳觜

十一戊午參

十二己未井

十三庚申魁

十四辛酉柳

十五壬戌星　禮拜

十六癸開張

十七甲子翼　雨水

十八乙好軫

十九丙寅角

二十丁縈亢

二十一戊辰氐

二十二己巳房　　禮拜

二十三庚午心

二十四辛未尾

二十五壬申箕

二十六癸酉斗

二十七甲戌牛

二十八乙開女
二十九丙子虛　　禮拜
三十丁好危
三十一戊寅室
以次各月之式皆同偽時憲至簡祇載
數目無日字無一切宜忌吉凶神煞字
樣以甲子推之乙卯年正月二十一日

乙酉乃賊中二月初一也

【註】照偽書全錄

偽朝儀

逆賊無參拜揖讓之儀凡打躬叩首皆呼為妖禮雖賊禮拜敬天父羣下朝洪逆亦止長跪初至江甯楊逆日朝洪逆所近則洪楊諸逆深居不出妄擬垂拱而治必有大喜慶事方設朝會如楊逆有事要見亦必請偽旨批定日時大抵午未時居多屆時楊逆率各偽官畢集輿馬塡

塞街市僞天朝門洞開大門外立僞引贊官傳呼各官進惟楊韋石秦各劇賊得進見雖寵任如僞佐天侯亦不得望見顏色僞侯以次俱排列於大門內引贊官呼跪則皆跪左右史跪於階下侍臣遞茶僞通贊官呼曰天王有旨詔眾官員珠貫而入各肅班聯趨蹌起跪不得譁喧三呼萬歲聽旨傳宣朝覲已畢站立兩邊讀詔

則衆偽官如儀起立少頃楊賊白事畢出則轉身向內而立各偽官皆跪其後又呼萬歲者三然後掩門而散他如生子彌月等喜事楊逆具奏請朝覲洪逆每批勤理天事便是朝見也尋常禮拜日羣下惟具本請安而已楊韋石各偽王亦自有受賀之儀楊逆則自韋石以下皆朝之餘偽王惟本府屬官朝之然亦不常見其餘

偽官互見平行并無禮節官降一等卑者跪白事尊者坐受之跪後仍雜坐諧謔尊者自外入卑者但起立讓坐奉茶而已賊知粗鄙人繩以禮法則手足無措故簡畧之使其易知易從耳

一切軍務皆由楊逆主裁僅東殿尚書侯謙芳李壽春等一二人與之計議凡有令則交佐天侯傅至檢點林錫保胡海隆處各偽官日至檢

點衙聽令雖佐天侯等有時燕見一月之中亦不過二三次其一切文書多不能面白故纖芥之事必具稟奏層層轉達以取偽旨賊多市井無賴識字不多厭見文字悉任掌書裁處於是則多設簿書掌書諸偽官而被脅充先生者似可漸操其柄也夫首逆數人起自草莽結盟寢食必俱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於一室得計便

行機警迅速故能成燎原之勢今踞江甯為繁華迷惑養尊處優專務於聲色貨利往之倚為心腹股肱者今乃彼此睽隔猜忌日生禁令則徒立科條軍務則全憑文告氣脉不通已成麻痺不仁之象賊之滅亡可燭照而數計矣

註　程奉璜說與王福興宜必昌所說俱同

偽服飾

賊由西粵至長沙尚皆布衣藍縷縫數寸黄布於衣襟以為記號因首垢面鶉衣百結者比比皆是即首逆洪秀全楊秀清等亦止紅袍紅風帽而已打仗則短衣赤足取其登涉輕便故擄來之人無論士農工商必先褫其衣冠履襪惟以包巾分別新舊與尊卑兵及新擄之人皆紮

紅巾偽官與老長髮則包黃巾旅帥以下黃布巾以上黃綢巾拖長一寸官大一級百姓男女概令包藍布巾逮陷武漢繁華之區錦繡山積賊遂戶搜括所得鮮衣華服貂褕狐裘雖覺華麗可喜然多不能辨識於是有裂婦女紅藍裙褲以帕首者拆金繡挽袖以繫腰者有賊婦而著男子馬褂穿厚底鑲鞋者有男賊而著婦人

濶袖皮襖者更有以雜色織錦被面及西洋印花飯單裹其首者青黄紅綠錯雜紛披醜惡之態難以言喻撈得貂狐綢緞長衣必齊腰剪斷改作窄袖小襟短襖或改對襟坎肩以數疋紅綠綢縐纏於腰際帶頭拖至足跟若珠毛灰鼠之衣則著諸帖體海龍紫貂之袖則用以抹桌粵西女子雙足如漆多有不著鞋襪不著裙者

插戴滿頭珠翠壓首雖勝披裹數重綾絹懷挾
纍纍金銀形同孕腹擄得幼童貌美者偽官得
之謂之公子衆賊得之謂之老弟週身皆著花
繡以抄得香珠玉佩手鐲指環及荷囊扇袋之
類懸帶於腰項襟袖之間行動則金玉撞擊鏗
鏘有聲且使之顛狂跳擲以為笑樂時當雪後
泥淖以被褥帳幔之屬鋪墊通衢其單夾紗羅

衣彩一時無用則各偽府用以鋪地往來踐踏
器不顧惜至韡帽領袖並剪賸半截衣及一切
銅錫瓷器隨處拋棄填塞溝池巷道幾滿然其
時偽職尚少惟以風帽分別職級無職老賊並
無風帽偽王親戚戴全紅風帽其餘偽官皆紅
風帽以黃邊寬狹定官職之大小另用白綾一
小塊或寫或繡揭其官銜如正將軍或副將軍

三字標於帽額正中賊目風帽遂改用全黃如洪楊各偽王則戴繡龍黃風帽於內上戴龍鳳金冠全擄戲班行頭以為偽服如黃色龍袍龍帽則偽王分用紅袍紫袍金盔則丞相以下自分等次攫取蓋彼時尚無金繡諸匠作為之執役也由武昌下竄船隻多載婦女羣賊皆各攜刀械陸行始愛衣飾華美儘數背負既而力不

能勝則沿途拋擲久之身著重裘過煥汗出力綿舉前截改之短衣一並撩棄賊過之後衣衫被褥狼籍原野如此暴殄實曠古所無迨至江甯乃錦繡綏足出產之區其繁華更勝於湖北賊於是又變易其服飾更張其偽制平時戴風帽有喜慶朝會大事則戴盔名之曰角帽故有典角帽衙其偽王等角帽又名金冠偽官角帽

又名朝帽自洪逆以下金冠皆以紙骨為之雕鏤龍鳳黏帖金箔即戲班盔頭也洪逆冠如圓規紗帽式上綴雙龍雙鳳鳳嘴左右向下銜穿珠黃綏二掛冠後翹立金翅二冠前立花繡冠額一如扇面式亦繡雙龍雙鳳上繡滿天星斗下繡一統山河中留空格鑿金為天王二字楊逆朝帽如古制兜鍪式左右各一龍其中近上

立一鳳盔頂竪一纓槍四圍皆珠寶纓絡冠額則繡雙龍單鳳中列金字偽銜韋石兩逆之冠如楊逆式但上改纓槍為小黃纖蓋周圍拖排綏珠絡韋逆帽額亦繡雙龍單鳳中綴偽銜石逆帽額則一邊繡一蝶上繡單鳳中列偽銜楊逆單鳳棲於雲中韋逆單鳳棲於山岡石逆單鳳棲於牡丹花上此偽王金冠朝帽之制也偽

國宗朝帽同各偽王式如韋姓則從韋逆之制
但額字必標明某國伯某國兄偽侯偽丞相朝
帽如無翅正方紗帽式亦從紙骨帖金上綴雙
龍單鳳龍頭向下亦銜貫珠黃綏二掛帽額繡
百蝶穿雲中列偽銜自偽檢點至偽兩司馬朝
帽皆獸頭兜鍪式如檢點指揮兜鍪上綴一獅
左右各綴一龍中綴一鳳帽額繡百蝶穿花中

列偽銜金字至檢點止指揮以下偽銜則繡紅
字將軍總制朝帽同上式但去單鳳祇蟠雙龍
冠頂綴一麒麟帽額繡百蝠穿雲中繡偽銜監
軍軍帥朝帽同上式冠頂綴一虎帽額繡百蝠
穿花中繡偽銜師帥朝帽同上式但龍去一爪
冠頂綴一豹帽額繡雲彩自師帥以下皆繡黑
字偽銜旅帥朝帽同上式但去雙龍冠頂綴一

熊帽額繡壯丹中繡偽銜卒長朝帽同上式冠頂綴一彪帽額繡荷花中繡偽銜兩司馬朝帽同上式冠頂綴一犀牛帽額繡菊花中繡偽銜凡有功勳平湖監試諸字樣亦標於帽額之上帽上之龍又以節數分等差偽王九節侯相七節檢點指揮將軍五節總制監軍軍帥三節此偽官朝帽之制也其秋冬平常所戴風帽以角

帽上所有之物皆繡於風帽上如洪逆風帽繡
雙龍雙鳳一統山河滿天星斗偽丞相繡雙龍
一鳳餘可類推帽額花繡遞分等差悉如角帽
之額亦列偽銜偽王則全黄風帽偽侯至偽兩
司馬皆紅風帽黄邊兩司馬風帽鑲一寸黄邊
官大一級黄邊加寬二分加至偽侯黄邊寬至
三寸二分其中又分花素繡絨自兩司馬上至

師帥素黄綢邊自軍帥上至將軍花黄綢邊自
指揮上至偽侯則用黄絨繡成黄邊深淺相間
如水紋然夏日則別有涼帽自偽王至兩司馬
帽胎皆同毘盧帽式而稍狹四圍帽沿如蓮花
瓣帽頂四面挖空如意雲頭帽上龍鳳獅虎則
以角帽上所有之物悉移置涼帽之上後綴一
長柄五彩圓光下綴黄綏綠綏拖出冠外五六

寸通體皆薄竹片編紮以五色紗綢糊成者若於昏夜置一燭於其中儼然揚州之包燈也至偽服僅黃龍袍紅袍黃紅馬褂而已其袍式如無袖蓋窄袖一裹圓袍洪逆黃緞袍繡龍九條楊逆繡龍八條韋逆繡龍七條石逆繡龍六條秦胡二逆繡龍五條偽國宗繡龍從各偽王制偽侯偽丞相繡龍四條偽檢點素黃袍偽指揮

至僞兩司馬皆素紅袍其等差則於黃紅馬褂
内分別洪逆黃馬褂繡八團龍正中一團繡雙
龍合九龍之數楊逆繡八團龍韋石秦胡四賊
皆繡四團龍自僞侯至僞指揮皆繡兩團龍自
洪逆至指揮皆於前面正中一團繡僞銜於其
中僞將軍至僞監軍黃馬褂前後繡牡丹二團
僞軍帥至僞旅帥紅馬褂前後繡牡丹二團俱

繡偽銜於前面團內偽卒長兩司馬紅馬褂不繡花前後刷印二團書偽銜於團內其偽銜之字亦分金字紅字黑字如帽之制皆由各典袍銜繡錦銜製造此偽服之制也賊初呼靴為妖服祇准著鞋近立典金靴銜製黃紅緞靴亦有定制靴皆方頭洪楊韋三逆皆黃緞靴繡金龍洪逆每隻繡九條楊逆每隻繡七條韋逆繡五

條石秦胡三逆素黃韡偽侯至偽指揮素紅韡偽將軍以下皆皂韡其女官冠服如男制然未見有戴角帽涼帽者冬月則戴風帽夏月則戴繡花紗羅圓帽如草帽形空其頂露髮髻於外或亦有定制未考女官尊者則金玉條脫兩臂多至十數副頭上珠翠堆集官漸卑則金玉珠翠亦漸少矣大抵偽冠服初皆攫自戲班既則

任意造作前次攻克岳州獲繡龍黃袍黃馬褂
繡承宣二字團龍黃馬褂及織金團龍黃馬褂
鏨金為字蟠龍金冠多件製尤侈僭蓋賊中金
銀玉帛皆自擄刦而來毫無顧惜任意標新立
異窮工極巧彼則欣欣自得以為尊貴無比殊
不知詭製褻色俗惡不堪真所謂槐國衣冠也
長髮老賊用五綵絲絨編成綵子若續命縷然

際紮髮根後將髮挽髻以所餘之縧盤於髻上
偽制將軍以下不得用五綵只用紅綠線編挽
其無職羣賊髮短者打紅辮線髮長過尺或挽
髻貫以婦女銀簪並有紮網巾及披髮者打仗
必穿號衣戴竹盔著平頭薄底紅鞋老賊與有
官者穿黃紅小襖著黃鞋而不著號衣夏日多
以擄來男女綢縐衣裙改為窄袖衫寬脚褲偽

官老賊穿紅黄衫其餘除白色不穿外就原衣雜色或爲短衫或爲坎肩其衫褲尤尚黑色幼童或有穿紅藍褲者擄來書寫人統稱先生准穿長衫著鞋襪小館繫黑綢包巾大館繫黄包巾無腰牌號褂賊中禁令雖極熱夜卧不准光身白晝不得裸上體犯則枷打賊目所用畫龍宮扇柄長三尺每以幼童環扇之出則列於馬

前並以紅黃緞或金字壽帳改為短柄手繖謂之洋繖偽王侯則黃緞而繡金龍其次亦有五色彩畫者賊者則以印花洋布為之每出必挾於肘下亦有戴草帽而用花邊鑲沿者賊黨多半脅從賊目防人私積即所以防逃故立法甚嚴檢點以上方准帶金條脫其餘惟准帶銀鐲銀指環然銀鐲分兩亦有輕重如軍帥以下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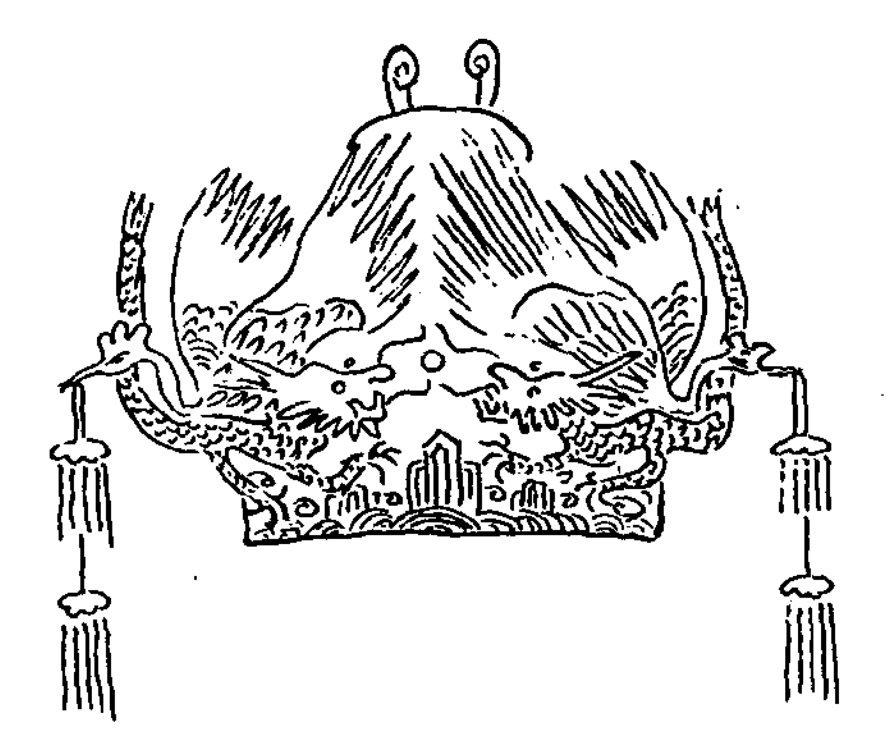
得過五兩旅帥以下不得過四兩不准私藏絲
毫金銀以及剃刀倘或搜出謂欲變妖輕則捶
楚重必斬首所得首飾金珠不准昧匿必令層
層進獻歸之偽王聖庫而後已至於所定偽制
奢侈已極一冠袍可抵中人之產其偽王劇賊
擄掠之貲富厚何事不辦下逮各散職偽官各
軍旅帥卒長兩司馬等輩既賤且窮安能有力

製此且其制屢定屢更又安能製而復易似賊之侍從及有執掌者或從其制餘多赭衣若囚雖任偽官並不能一服偽官冠服也更有外出擄糧之賊職僅總制竟僭用檢點冠服務精其製以鳴得意亦有被脅為偽官者雖尊至指揮仍敝衣粗服視偽冠服如桎梏此則天良不泯人翁之分逃出難民默識之出以語人恒欷歔

不置焉

【註】廣西情形方靖羅鳳池說湖北情形張玉琴等說江甯情形程奉璜說一應偽制及式樣或曾見俘物或考自偽文告又偽書中角帶字樣雖民迄未見過故不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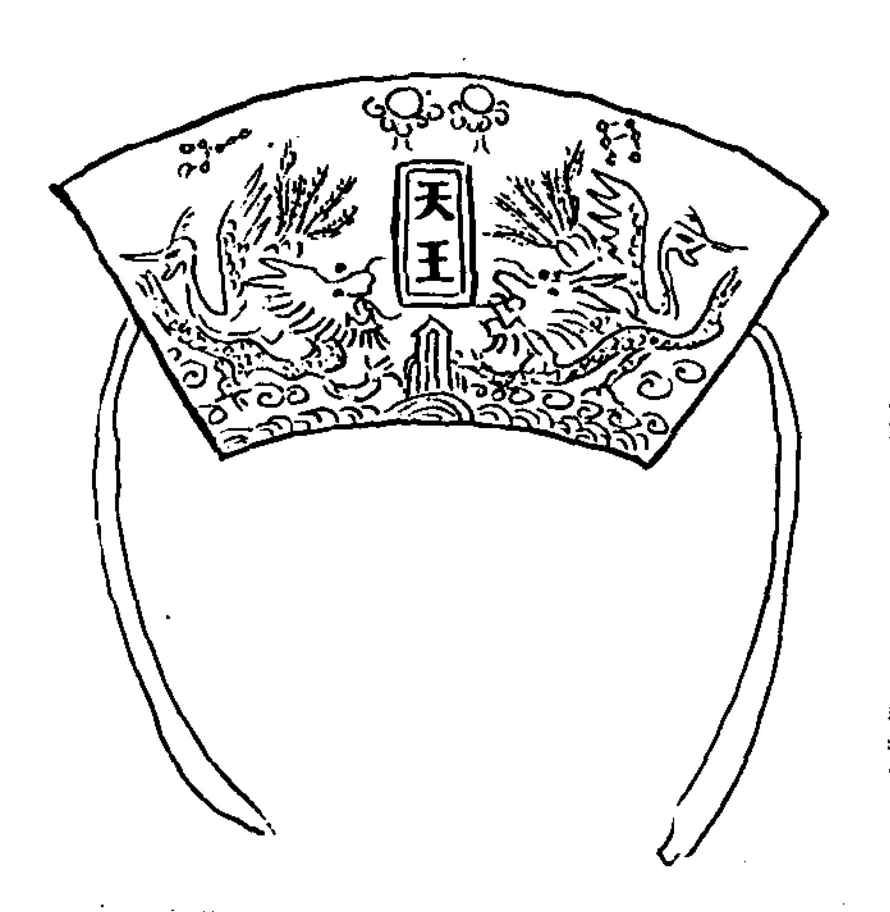
賊角帽圖



賊風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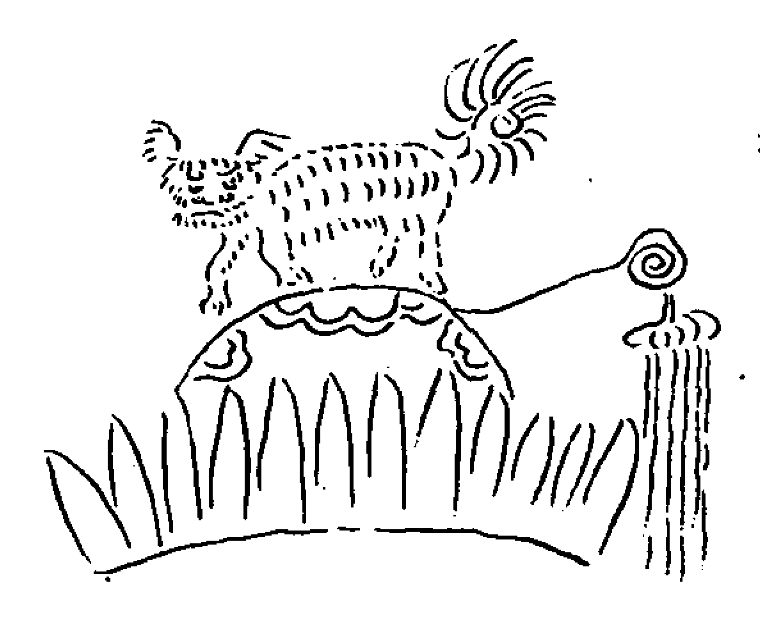
賊帽額圖



賊帽額內偽銜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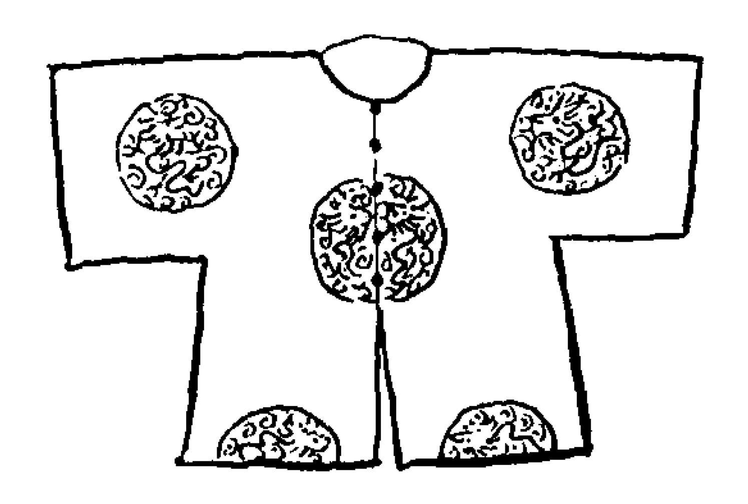
賊涼帽圖



賊龍袍圖



賊中團龍馬褂圖



賊馬褂偽銜圖



偽儀衛輿馬

賊踞永安彈丸之地重兵圍攻數月窮蹙竄逃驀越山險奔走於榛莽陵谷之間自攜軍火粟糧以行無舟車之載安從覓轎馬洪楊諸首逆亦自敝衣草履徒步相從偶至鄉村擄得民夫或以竹椅舁之已屬至幸迨後由長沙下竄盡擄大江船隻多得綢縐恣意製造旌旗炫耀凶

踐漸張旋陷武漢以武昌省會漢口巨鎮百貨匠作舟車轎馬無所不具賊始創設鹵簿儀仗其下僞官女官亦擄得騾馬遊行街市然皆攬轡抱鞍以足踝置鐙外使人牽馬緩行惶惶恐墜羣下擄得各公廨綠藍圍轎獻之僞王多製黃綢畫龍鳳旗幟用五色鑲邊以分别東西南北每出不過銅鉦三五對幡旌三五對繡龍黃

蓋上竽鼓樂兩班護衛數十人而已既陷江寧則侈然自得踵事增華則設典天輿典天馬偽職其東西南北翼各偽王亦各署此職專司其事並送次議奏於儀衛分別等差凡偽王皆黃緞轎繡雲龍侯丞相檢點指揮皆紅緞轎繡彩龍雲鳳以龍鳳之多寡分尊卑將軍總制監軍皆綠轎軍帥師帥旅帥皆藍轎百長兩司馬皆

罴轎亦定有繡虎繡鹿之制然未曾用偽天王
舁夫六十四人偽東王舁夫四十八人以次遞
減至兩司馬舁夫四人而止洪逆從未出行惟
楊賊每出必盛陳儀仗開路用龍燈一條計三
十六節以鉦鼓隨之其次則綠邊黃心金字銜
牌二十對其次則銅鉦十六對用人肩挑後飄
數尺黃旗墨書金鑼二字其次綠邊黃心繡龍

長方旗二十對其次同上色繡正方旗二十對其次同上色繡蜈蚣旗二十對高照提燈各二十對雖白畫亦用之其次畫龍黃遮陽二十對提爐二十對黃龍纖二十柄叅護背令旗騎對馬約數十對最後執械護衛數十人繡龍黃蓋一柄黃轎二乘楊賊乘坐或前或後蓋仿古副車之義而恐人之伺已也轎後黃纛十餘桿騎

馬執大刀者數十人更用鼓吹音樂數班與儀從相間轎後亦用龍燈鉦鼓凡執事人皆上黃下綠號衣至於執蓋執旗多用偽官皆著偽公服每一出府役使千數百人如賽會狀以此衒駭愚民以為尊貴無比若天神然然奢縱不倫至於此極似古之叛逆亦未必盡如是也偽北王以下雖乘黃紅轎一切儀衛較之楊賊不逮

十分之一其餘丞相檢點等官無非銅鉦兩對黃蓋一二柄而已惟與馬前所張之蓋用人執持不任旋轉若演劇中張蓋式其偽東王妃出行無龍燈一切執事較簡惟多護衛穿黃紅衣女官耳悍賊不樂乘轎散秩卑小之官亦愛乘馬其鞭韁雖無定制亦偽王侯始用黃色下不敢僭焉各偽官爭奇鬥富盛飾鞍韉擄得花繡

帳幔被面任意改造惟帶串鈴則有等差指揮以上雙串鈴一繫馬頸一綴馬臀將軍總制監軍單串鈴軍帥以下不准帶串鈴然在外擄掠之賊人人僭用羣醜連鑣而過一片鈴聲依然響馬行徑也

註 廣西湖南情形李寀黃鼎等說湖北情形張玉璨呂佐之等說姚敦三壬癸筆記所載亦同安徽情形柳森等說江寧情形程奉璜說眾難民所說皆然

偽稱呼

父子夫婦人之大倫賊逆天背理不知長幼尊卑之序安知有兄弟是其所謂兄弟者不惟自凡其兄自弟其弟並欲強一切而兄弟之於是有老兄弟新兄弟之稱強婦女而姊妹之有老姊妹新姊妹之呼至其起事首逆皆拜會結盟之黨不以少長排行而以入會先後分次第如

偽王侯呼洪逆為二凡楊逆為四凡之類其次

則以有功勳有科炭為最老凡弟下此皆由新

入老是老賊有盡而新新不已之無盡為可慨

也即如全家被擄則必使祖孫父子齊一而凡

弟之姑嫜妯娌齊一而姊妹之及至同胞凡弟

數人則反東西互調而分處之是舍親親而强

仇仇以為凡弟者羣下稱洪秀全為天王三呼

萬歲及各偽王偽官女官公子枝枝節節皆改
易稱呼詳後鈔偽太平禮制原本不贅然撫拾
煩瑣羣賊多不遵奉如丞相下至兩司馬偽制
雖有分別而賊中皆呼大人各偽官之子皆呼
公子之類亦有尋常稱謂與其制不同者如兩
司馬或呼管長卒長或呼百長女館之長亦稱
管長各賊所帶幼童均稱老弟貴者稱小大人

羣賊能打仗者謂之牌面老幼服役之人謂之牌尾是賊雖妄標色目謬分等差究屬刦賊之暗號隱語並無所謂義意也他如能寫字者概稱先生貿易人及百姓概稱外小婦女曰外小婆呼我顯官為大妖頭卑官曰小妖頭兵曰妖兵勇曰妖勇以及妖婆妖崽妖團幫妖跟妖諸名色賊本妖孽如我文告中輒曰迅掃妖氛果

何指耶賊若不知己之為妖而强呼他人為妖

嗚呼喪心病狂可謂極矣

偽太平禮制稱呼原本

天王詔令

王世子臣下呼稱　幼主萬歲

第三子臣下呼稱　王三殿下千歲

第四子臣下呼稱　王四殿下千歲

第五子臣下呼稱　王五殿下千歲

以下第六子至百子千子皆倣此類推

王長女臣下呼稱　　天長金

第二女臣下呼稱　　天二金

第三女臣下呼稱　　天三金

第四女臣下呼稱　　天四金

以下第五女至百女千女皆倣此類推

東世子臣下呼稱　　東嗣君千歲

第二子臣下呼稱　　東二殿下萬福

第三子臣下呼稱　東三殿下萬福

以下第四子至百子千子皆倣此類推

東長女臣下呼稱　東長金

第二女臣下呼稱　東二金

第三女臣下呼稱　東三金

以下第四女至百女千女皆倣此類推

西世子臣下呼稱　西嗣君千歲

第二子臣下呼稱　西二殿下萬福

第三子臣下呼稱　西三殿下萬福

以下第四子至百子千子皆倣此類推

西長女臣下呼稱　西長金

第二女臣下呼稱　西二金

第三女臣下呼稱　西三金

以下第四女至百女千女皆倣此類推

南世子呼稱　　南嗣君千歲

北世子呼稱　　北嗣君千歲

翼世子呼稱　　翼嗣君千歲

南女呼稱　　南金

北女呼稱　　北金

翼女呼稱　　翼金

皆與東西一式

丞相至軍師皆稱大人如丞相則稱丞相大人檢點則稱檢點大人以下類推

師帥至兩司馬皆稱善人如師帥則稱師帥善人旅帥則稱旅帥善人以下類推

丞相子至軍師子皆稱公子但同稱公子亦有些別如丞相子稱丞公子檢點子稱檢公子指揮子稱指公子將軍子稱將公子

侍臣子稱侍公子侍衛子稱衛公子總制
子稱總公子以下類推
師帥子至兩司馬子皆稱將子但同稱將子
亦有些別如師帥子稱師將子旅帥子稱
旅將子以下類推
丞相女至軍師女皆稱玉但同稱玉亦有些
別如丞相女稱丞玉檢點女稱檢玉以下

類推

師師女至兩司馬女皆稱雪但同稱雪亦有些別如師師女稱師雪旅師女稱旅雪以

下類推

王世子及東西南北翼各世子皆是管理世間者也故均稱世子

宮城女及東西南北翼各女皆是貴如金者

也故均稱金金貴也色美而不變者也
丞相至軍帥皆是公義之人故均稱其子曰
公子又皆是廉潔之人故均稱其女曰玉
玉潔也色潤而可寶者也
師帥至兩司馬皆是典兵之人故稱其子曰
將子又皆是清淨之人故稱其女曰雪雪
清也色白而可愛者也

女丞相女檢點女指揮女將軍皆稱貞人婦人以貞節為貴者也

軍師妻呼稱王娘丞相妻呼稱貴嬪檢點妻呼稱貴姒指揮妻呼稱貴姬將軍妻呼稱貴嬙

欽命總制妻呼稱貴媪監軍妻呼稱貴奶軍帥妻呼稱貴嫺

師帥妻呼稱貴姻旅帥妻呼稱貴婕卒長妻
呼稱貴妯兩司馬妻呼稱貴娌　丞相妻
至軍帥妻加稱貞人師帥妻至兩司馬妻
加稱夫人

朕仁發凡仁達凡稱国兄嫂稱国嫂慶善伯纘
奎伯元玠伯輩稱国伯慶軒紹衍叔輩一體
同稱国叔仁正凡仁賓稱国宗凡元清輔清

四福晉賓輩一體同稱国宗兄貴妹夫及后
宮父母伯叔兄弟輩一體同稱国親細分之
后宮父稱国丈后宮母稱国外母后宮伯叔
稱国外伯国外叔后宮兄弟稱国舅
朕岳丈天下人大同稱国丈岳母天下人亦大
同稱国岳母国岳與国岳兩相稱自因其長
次則稱為国親兄国親弟

千歲岳丈天下人大同稱某千歲貴丈岳母
天下人亦大同稱某千歲貴岳母
貴岳與貴岳兩相稱自因其等職譬如七千
歲貴岳見九千歲貴岳則稱東貴親兄又
譬如七千歲貴岳會六千歲五千歲貴岳
則稱北貴親弟翼貴親弟如此為兄弟相
稱也

国岳丈與九千歲七千歲六千歲五千歲之貴岳會見八千歲貴岳兩相稱自因其長次同稱親家凡親家弟也

貴丈見国岳則稱某国岳

国岳會貴岳亦因其等職譬如會九千歲貴岳則稱東貴弟會七千歲貴岳稱南貴弟如此則国岳為凡貴岳為弟也

国岳母與国岳母兩相稱自因其長次則稱

国親嫂国親嬸

貴岳母與貴岳母兩相稱自因其等職譬如

七千歲貴岳母見九千歲貴岳母則稱東

貴親嫂又譬如七千歲貴岳母會六千歲

五千歲貴岳母則稱北貴親嬸與貴親嬸

如此則爲嫂嬸相稱也

国岳母與九千歲七千歲六千歲五千歲貴
岳母會見八千歲貴岳母兩相稱自因其
長次同稱親家嫂親家嬸也貴岳母見国
岳母則稱某国岳母
国岳母會貴岳母亦因其等職譬如會九千
歲貴岳母則稱東貴嬸會七千歲貴岳母
則稱南貴嬸會六千歲貴岳母則稱北貴

婿會五千歲貴岳母則稱翼貴婿如此則

国岳母為嫂貴岳母為婿也各宜凜遵欽

此

註 照偽書全錄

飲食

賊不耕種而飽食終日溯其源皆由擄刦而來凡到一處盡封油鹽食物歸偽典官看守禮拜日憑偽照發給各賊館分食當逐戶抄擄時雖零星食物必盡括以去每過鎮集村莊必肆行凶横動謂不辦飯者必加燒殺鄉里愚民倉皇失措誰不欲欵以飲食而保一時之安全故賊

至一家必罄其所有以供啖嚼其實賊平居之日擄得何物即食何物多則哺啜狼藉無亦素餐淡食若官兵斷其糧道求粗糲不得竟有煑皮箱以充饑者各偽王盤踞江寗雖有山珍海錯茫不知為何物凡搶得牛羊犬豕每用刀矛刺殺不甚洗剔膏血淋漓即置釜中烹而聚食鄉村多雞賊遍入貢獻或逐家搜捉及其烹也

亦往往不熟而食尤可笑者每以海參炒白菜魚翅炒豆芽燕窩煮蘿蔔高麗參桂圓煮肉宜水浸者或竟乾炒宜油煎者或用水煮種種顛倒不可枚舉廣西老賊嗜食煎炒絕不飲湯謂飲湯則腹痛而瀉每肴必加秦椒苦辣棘喉他人不能下嚥食果品多不去殼如金橘連肉不知酸遂子連心不知苦凡遇蔬圃紛紛爭取或

甫生之物亦不待其長成掘割迨唉食盡遂不復栽種夫五穀所以養人賊擄掠充奴每以白粲餧馬以代芻豆獸相人食暴殄天物莫此為甚賊所最重惟魚偶有所得不敢私食必進之偽王各偽王有喜慶事羣賊進獻食物亦必以魚為至敬蓋賊氛所過之處漁人引避因其希而重之至金陵時城内多蓄魚池賊令偽官看

守官曰典天魚惟各偽王方准取食以下羣賊則徒有臨淵之羨耳其不與人同嗜者則狗肉每敬天父必用之如攫得羊豕必與狗肉共烹以為味美無比更有凶狠之賊食人肉飲人血燔人心肝以為饌殘忍之性尤堪髮指至於煙酒為賊最禁之物吸洋烟謂之犯天條殺無赦水旱烟名曰黃烟名酒曰潮水有犯禁吸飲者

重則立決輕亦枷杖賍令雖嚴然未能周察故
殺者自殺而食者自食也從來賊盜行為斛不
如是且有甚者誠無足怪如張獻忠手下健兒
每剖人腹實以穀米餧馬謂可肥壯狂寇恣肆
何事不可為若洪楊諸逆實山野鄙夫陷賊冠
裳之士又安忍出而擄刦操刀為割不過隨眾
飲食待盡而已其攫取烹調類皆鄉愚乞丐為

之宜其臠割失飪諸堪齒冷至於偽王雖有典廚諸役亦皆沿其俗以治饌孰肯竭技奉之故諸偽王侯雖自負豪華厭足其實被體皆優孟衣冠充口則味同嚼蠟也

註 被虜逃出者所說皆同